學類

八編類纂

五十九

加
4
1717
77-59

加3
1717
77-57

稗編

學類

史記儒林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闕雅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

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

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苴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

泰儒生與點公共稽演也

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于是喟然歎興于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時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嚮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學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興博士弟子崇鄉禮之化以廣賢才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臧作孔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

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
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
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
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
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
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
長上肅政教順鄉禮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
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
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
故缺其高弟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

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
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
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
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
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遷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
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
石以上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
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
郡屬（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
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
石）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

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東漢儒林傳序　范曄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于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殿陽大小夏侯書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遵

豆干戚之容備之于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他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

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議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
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
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
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
竝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于是制詔公卿
妙簡其選三署郎通經術者皆得密舉自安帝覽政
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
鞠爲園疏牧兒薪竪至于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
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
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
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大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
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于鄉射月一饗會
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
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
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
行金貨定蘭臺秦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
帝乃詔諸儒正五經刊于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
書法以相參驗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
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
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

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
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及王允所收而
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去其半矣後長安之
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
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
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
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横塾者
蓋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
廬暫建贏擔負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
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
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
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
帨夫書禮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
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且
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近滯若是矣
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
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枇僻朝綱
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
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者人

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
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
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
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
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
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
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殺逆其將有意乎

比史儒林傳序

李延壽

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
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
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
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武釋
菜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
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于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
令州郡各舉才學于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大
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
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
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
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
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

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
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考文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
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時
復詔營國學樹小學于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
士員四十人雖賁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燕齊趙魏
之間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
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
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于
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
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

於邊朔長于戎馬因魏氏喪亂屬尒朱殘酷弦歌之
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于國學
又于顯陽殿詔祭酒劉廠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
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
二人及永熙西選天平北徙時初遷都于鄴國子置
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
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于本郡起逆齊神武免
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子以下及景裕卒又以
趙郡李同軌繼之復徵中山張彪武勃海李鉉才柔
中山石曜等遞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

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唯濟南之在儲宮、
性識聰敏、頗自砥礪、餘無聞焉、齊氏司存或失其守
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
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
發廣平宋游鄉而已、自外莫見其人、齊制諸郡並立
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
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
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諸郡俱得察
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
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

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
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于是求闕文于三古、
盧景宣學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
正六樂之壞、明皇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洎
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為三老、帝于是臨
太學祖割以食之、奉觴以酳之、其後命輶軒而致玉
帛、徵沈重于南荊、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
安生以殊禮、抑亦近待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
年、隋文膺期纂歷、觀釋奠之禮、博士罄縣河之辯、侍
中竭重席之奧、于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中州之盛、

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以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縉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

唐書儒學傳序　　歐陽修

贊曰、春秋易詩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

斷如絲、至漢興、劃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寖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同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撫訓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家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隨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訛前人、拾成說而自爲紛紛

助所階已

論秦焚書

秦以儒者爲博士每國家有大事則下博士議之然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時事而下坑儒之令蓋此二事者皆激于博士之正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皆得面諛順指如周青臣叔孫通輩然後能持祿苟免耳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披逆鱗觸奇禍是書雖存而實亡博士官雖設而實廢矣又按史記言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心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

馬端臨　通考

欲以興太平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然則始皇所謂不中用者所聞之六籍是也所謂召文學方術士求奇藥者所存之醫藥卜筮等書是也然六籍雖厄于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竝未嘗有一卷流傳于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爲之興廢也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七

圖書編

學類

說心

白沙先生曰、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說性

武周曰達參確有原本

朱子曰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

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於氣質之中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

三綱五常考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諸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漢高帝詔曰人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爲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稍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

前殿上奉玉巵、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唐太宗正觀二年、頡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庭幾可雪恥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托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凌烟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更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詩皇矣之二章、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其一章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

永喪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眷令在原、兄弟急難、四章曰、兄弟閱于墻、外禦其侮、

行葦忠厚也其一章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矧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辟辟矧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其一章曰、

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二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三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弁爾有杖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二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按匏弓葛藟杖杜三詩正棠棣行葦之反也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

風人忠厚之旨於此蕩然

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穀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賤之也段失弟子之道也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漢孝文初即位、淮南王長、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乃使使召長至長安、丞相張蒼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于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於是盡誅所與謀者、乃遣長載以緇車令縣傳衰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能置嚴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道死而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長謂侍者曰、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于是上乃解曰、將柰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家、後封長子四人爲侯、民有作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三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

此是大過非待盛德之累也

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耶、乃追諡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臨淮南故地、帝於待淮南目不得爲無過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荊王元景等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得已、按太宗此言其殆有感於隱巢之事乎

唐明皇帝素友愛、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之暇、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

句句危言苦言學者宜讀

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學術辨二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月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水堅於東、霧釋於前、雲溶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

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一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學者亦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皆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習記誦之煩詞章之摩濫功利之馳逐但使之義序別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者或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

古之學校如此蓋不著無能之士也

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恥當是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已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已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皐之通禮即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

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倡孔孟既沒聖學晦而異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做日求富强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鬬爭刼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恐傷蔑視先聖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

讀至此宜興矣

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以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脩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爲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謔跳踉奇鬬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顧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

好佛者特好功利之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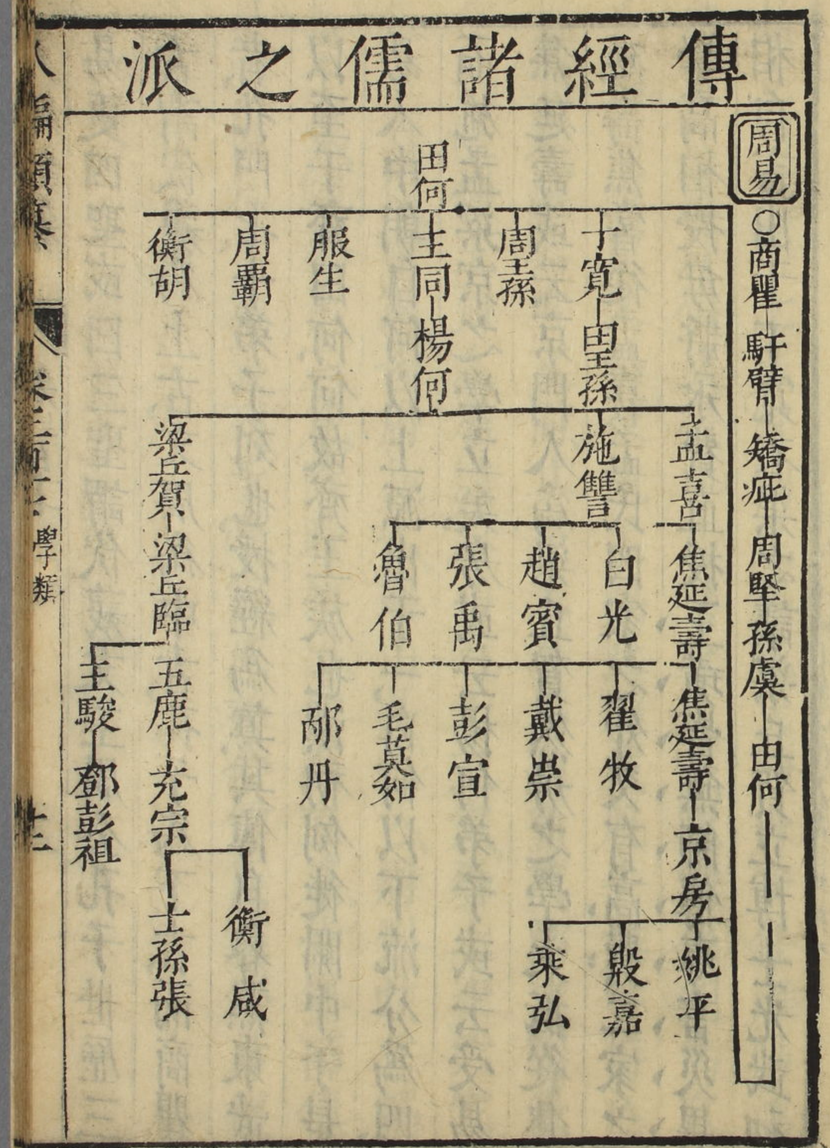
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閒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强功利五霸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于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

在此下亦在此

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夫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遶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遶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遶以肆其辨也詞章之富遶以飾其僞也是以皐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今之初學小子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別無以濟其私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

之教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煩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亦可悲也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挻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陽明集

傳經諸儒之派



易更四聖或曰三聖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世歷三古謂伏羲爲上古文周爲中古孔子爲下古而商瞿者孔門七十弟子列也授經爲眞其傳自魯燕東武以至于齊田何何故齊王族也漢初例徙關中于是易入中朝自何以上源出于一自何以下流分爲四而施孟梁京之學立矣房或云楊何弟子或云受易焦延壽或云京門人爲梁丘賀然房之學太抵從焦延壽焦嘗從孟喜孟氏四家之外又有高費二家之學高相授毋將永費直授王璜皆無師傳專言災異相自言出于丁寬石渠之議梁丘賀立博士光武初

始立四家博士戴賓劉昆爲施氏注丹安任雒陽鴻爲孟氏范升楊武張興爲梁丘氏戴憑滿孫期爲京氏劉向以中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其後又有馬融荀爽鄭玄劉表虞翻陸績王弼之屬漢志易有十三家唐七十六家宋一百四十家皆周易也連山易已亡周劉炫作僞易十卷歸藏十三篇隋時始出僅存三篇皆無師傳

皇明惟朱子本義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修易經大全行于世

尚書
伏生
張　生—夏侯都尉　夏侯昌—夏侯勝
歐陽和伊　倪寬—歐陽生—某—歐陽高
某歐陽地餘
歐陽敏
禮震
曹曾—曹祉
陳弇—丁鴻
歐陽高
林尊　平　常
陳翁生
朱普
鮑宣
殷崇
龔勝

夏侯勝
夏侯建—張山拊
假蒼
周堪
許商
牟卿
炔欽
唐林
吳章
王吉
孔霸—孔光
秦恭—馮賓
鄭寬中—趙玄
李尋
張無故—唐尊

書纂自孔子上斷于堯下訖于秦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子學宮然歐陽入世傳業至光武時歙學大行門生千人又爲司徒封侯牟融張訓爲大夏侯氏王良爲小夏侯氏其後三家俱亡于永嘉之亂而古文之書始行于六朝伏書二十八篇孔書五十八篇朱子曰熹嘗疑孔書是假漢志尚書九家唐志二十五家宋志四十三家皇明惟尚書蔡沈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書經大全行于世

古文尚書　○孔安國　都尉朝　庸謂　胡常　徐敖

王璜
奎惲
桑欽

古文尚書出孔子宅壁中漢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孔安國得其書獻之劉向以中古文校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餘脫字數十惜其脫出不獲列于學宮東

京柱林鼐好之，賈逵馬融鄭玄之屬爲作訓鄭然石經卒從伏氏晉鄭沖又好之以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減曹曹授梅賾爲豫章內史上其書而有缺典至隋始備蔡大寶劉炫之屬皆宗之而孔學大行然姚方興所上舜典多二十八字識者終不能無疑焉西漢又有東萊書百二篇，黜爲僞書，乎當周敝皆經師共勸留之不能得二子之留豈非以中書所校者乃伏氏之書不可盡據歟然其篇目有九共典寶原命肆命與書序相照豈亦有可留者不得以樊並之而廢之。宋元豐中唐州民家得三墳書，晁氏武云亦僞書，

書最可
其他書且
可況六
千千

齊詩

○轅固生—夏侯始昌—后蒼

闕門慶忠—翼奉—師丹—皮容

趙綰—匡衡—滿昌—張邯

王臧—蕭望之—伏理

魯詩

○浮丘伯—申公

徐公—瑕丘江公—韋賞

王扶—王式—韋賢

韋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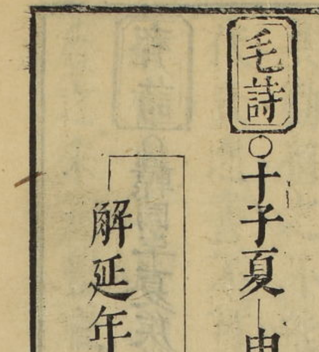
唐長賓

張長安

褚少孫

張遊卿—許晏

薛廣德—龔舍—



賈生

韓詩○朝嬰

趙子—蔡誼—食子公—栗豐—張就

王吉—長孫順—髮福

毛詩○十子夏—申生—毛亨—毛萇—貫長卿

解延年

陳俠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刪詩存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間也漢時言詩者四家、齊轅固生傳伏恭任末爲孬詩魯申公傳包咸高詡魏應爲魯詩燕韓嬰傳薛漢召馴澹臺敬伯爲韓詩荀卿授魯國毛亨毛萇傳謝曼卿衛宏賈逵鄭衆馬融鄭玄爲毛詩宏作小序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齊魯韓三家並立于學官毛詩至漢平始得立齊詩亡於曹衛魯詩亡于惰三詩既亡而毛傳獨行蓋大毛公之詩得之申公申公傳之子夏、其說多合

于金縢儀禮國語孟子諸書自漢晉至唐宋皆用其說至鄭樵作毛詩辨妄以己意解之朱子集註乃多主鄭玄鄭玄有詩譜歐陽公有詩圖皆爲十四國世次而作漢志詩六家唐志詩二十五家宋志五十三家皇明設學造士專主朱子集傳而諸家之學止備參考成祖命儒臣纂詩經大全行于世

公羊傳

卜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
公羊壽—貢　禹—堂谿惠—冥都
嚴彭祖—王　仲—東門雲
公孫文
公羊壽
董仲舒—褚大
胡母子都—嬴公—睦孟—顏安樂
段仲温
呂步舒
徐公弘—孟卿—疎廣—筧路—孫寶
主彥
劉向—左咸
冷豐—馬宮
佳公

左傳

左丘明—曾申—吳起—吳期—鐸椒—虞卿

孫卿—張蒼—賈誼—貫公—張禹—尹更始

翟方進

尹更始

尹咸—劉歆

胡常—賈護—陳欽—王莽

穀梁傳

子夏—穀梁赤—孫卿—申公—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

榮廣—周慶

子—孫—胡—蕭—秉

皓星公—蔡千秋—尹更始—尹咸

丁姓—申章

劉向—房鳳

翟方進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因魯史以成春秋厥後則有左氏公羊三家之傳三家惟公穀立于學宮余讀子夏喪服傳乃知公穀之文有所本焉三傳之行公羊獨盛蓋董仲舒公孫弘以春秋顯其後顏嚴二氏之學益廣武帝爲之立顏嚴二博士唐玄宗所謂學開五傳者也穀梁之傳甚寡惟戾太子好之宣帝爲立博士亦掛劍之意也卒不著東漢謝詠顗容爲左氏張玄爲顏氏丁恭周澤爲嚴氏又有李育何休盛稱公羊爲墨守而穀梁寢微矣、歷漢魏西晉至南渡始得范武子漢志春秋二十三家、唐志六十六家、宋志一百二十九家、皇明惟春秋胡安國列于學宮、聖祖命儒臣纂脩春秋大全行于世、

禮
高堂生

徐生—徐襄—徐延—公戶滿
桓公
單次

蕭奮—孟卿—后蒼—聞人通漢—方梁
戴德—徐良
戴聖—楊榮
橋仁
閭丘卿—慶普—慶成
夏侯敞

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滅去其籍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二篇訖于孝宣之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宮禮古經出于魯淹中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二戴所傳儀禮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大戴禮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今禮記也西漢慶氏與二戴盛傳東漢止立二戴博士後惟曹褒父子宗慶氏學漢末惟鄭玄宗小戴記爲之注通儀禮周禮爲三禮漢志禮十三家樂志雜于禮志六十四家樂志十三家唐志六十九家宋

世在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
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
事者以作樂記與制氏不相遠皇明惟陳澔禮記註
劉子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禮記大全行于世

周禮　劉向—劉歆—杜子春上　—鄭興—鄭衆　—賈逵—馬融—鄭玄

秦用苛政與周官相反故禁焚獨脩至漢孝武是書
始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而見故不立博士成帝詔
劉向校錄經傳子歆繼之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
迹始得列叙著于錄畧而里人河南杜子春年且九
十能通其說鄭興與子衆及賈逵往受業焉由是議
郎衛伸南郡太守馬季良皆著周禮解詁林孝存曰
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

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惟鄭玄偏覽群經以爲經世大法具載周禮故能答林碩之論網羅衆家爲之條註陸德明爲之釋文唐賈公彥爲之疏而後周禮大行于世

孝經　顏芝　顏貞　龔奉　江翁　長孫　后蒼　張禹

按孝經自魯共王得之孔壁皆蝌蚪書人無識者孔安國以今文考定書之竹簡唐玄宗自註詔元澹爲疏始立于學宮有顏經十八章孔安國傳二十二章劉向從顏氏

齊論語二十二篇有問王知道二篇
- 王吉
- 張禹
- 王卿
- 庸譚

魯論語二十篇　夏侯勝
- 韋賢
  - 韋玄成
- 蕭望之
- 夏侯建
  - 張禹

古論語二十一篇分堯曰子張問爲二篇　孔安國
- 扶卿

按王充云武帝得論語于孔壁中皆名曰傳孔安國以古論教魯人扶卿始曰論語漢安昌侯若魯論于

夏侯建又從王吉授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禹以授成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列于學宮古論惟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爲之注魏何晏又爲輯解梁陳時惟鄭何立于國學皇明惟朱氏論語列于學宮而成祖命儒臣纂脩論語大全行于世

大學
- 戴聖

中庸
- 程顥
  - 程頤
- 朱熹

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官、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爲之章句、或問通稱爲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爚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

孟子

陸善經註十七篇

趙岐註十四篇

孫奭疏

丁公著音釋

孟子前史皆在儒家、趙岐陸善經爲之註、張鎰丁公著爲之音、一至宋始列于經、而孫奭爲之疏、孟子有外書四篇性善辯又說孝經爲政趙岐云僞書也、漢文嘗置孟子博士、王充馮休李遺司馬公林愼思鄭原叔之徒、與孟子異者凡六家、故世儒又有翼孟尊孟書、皇明惟朱子所註孟子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孟子大全行于世、

爾雅

○周公—孔子—子夏—叔孫通—梁文—郭璞
　　樊光
　　劉歆
　　孫炎

爾雅舊附孝經、六書爲小學之書、隋經籍志以附論語類、至唐陸德明始爲周公之書列于經、趙岐云、孝文嘗立爾雅博士、然史漢無徵焉、嘗考之前代小學一書、古者八歲入小學、故保氏掌教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註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人何草創、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緣書蟲書、皆所以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字也、古例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無証、人用其私、皇明太祖輯洪武正韻一書、行天下、令科試行移、一以是書爲準、

學類

西漢經學訓述

高皇帝既誅項籍楚地悉定籍嘗封於魯獨魯爲之守不下帝怒罵引兵欲屠之抵城下然且聞弦歌之聲於是歎息謂其守節死禮義之國釋不誅後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蓋其感也

孝景時王戊嬙於吳反有端太傅韋孟欲不諫不能忍欲顯諫不可道乃作詩自道諫風之其詩曰肅肅

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讒寔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詄厥生、師古曰詄許其反歎聲　陨此嫚秦、耒耜以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惠此黎民、納被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乃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屢永、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嫚、夫馬繇繇、是放是驅、務彼鳥獸、忽此稼穡、烝民以匱、我王以喻、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喻喻詔夫、謂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臣下、追欲從逸嫚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愆、正遐繇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其罔則、彌彌其失、岌岌其國、致水匪霜、致隊靡嫚、瞻爲我王、管靡不練、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

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耆於晉君子鹿顯于後我
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監王終弗念聞
乃請老去位懼乃禍徙家于鄒在鄒時作詩以明志
詩曰微微小子既耆且陋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朝
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我之退征請于
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縣車
之義以洎羣臣嗟我小子豈不懷土鹿我王寤越遷
于魯既去禰祖惟懷惟顧祁祁我徒戴負盈路爰戾
于鄒鬷茅作堂我徒我瑮築室于墻我既遷逝心存
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

如何夢我王弼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
其漣微微老夫茲既遷絕洋洋尼仲視我遺烈濟濟
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我雖鄙耆心其
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已遂卒于鄒君子曰孟諫
詩直矣而以諷名於王戊爲諷也王戊畜不臣之邪
心而孟以逸游荒樂諫故曰諷隱而不私直而不切
其有忠臣之心也哉乃爭不遇而退退而遠去樂仲
尼之道優優乎古之道與韋世爲漢儒宗有以也
當是時孔子十世孫臧與從弟安國世其學帝說之
欲以爲御史大夫臧謝讓曰臣世以經學爲業願得

領太常。典家學。以綱紀訓。故足矣。帝說以爲太常禮賜如三公而安國得古文尚書爲撰傳云、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祿。而天下風於學。傳業者浸盛。大師衆至千餘人。枝葉稍蒙。穢不翦矣。然自朝廷至於邦國。議事以制。而昌邑廢興之際。明諫顯爭。畢讋於前。經宣帝本始之初。蔡義韋賢以授先帝。經相繼爲丞相。而魏高平之謨。洞然於易洪範月令之文。初書惟獨歐陽禮后蒼易田何春秋公羊列學官至石渠講議。大臣三奏。天子稱制臨決。乃復立施孟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焉、

宣帝以孝武皇帝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詔議立廟樂夏侯勝議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虫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

丞相御史劾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丞相長史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繫治者踰年。勝霸既久繫獄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歎曰。君信道篤。乃如是。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

不怠已帝以地震釋勝霸復官
初董仲舒以春秋授蘭陵褚大東平瀧公廣川段仲
瀧公守經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齊孟卿魯
睢孟孟授下邳嚴彭祖彭祖治郡高入爲左馮翊太
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諫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
曲意修小禮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何能至宰
相乎願少自勉强彭祖正色曰凡通經術當行先王
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蓋猶董江都廉直
家法云瀧公授琅琊貢禹禹又受睢孟學後爲御史
大夫孟卿授疏廣廣爲太子太傅廣授琅琊筦路路

御史中丞路授鄢陵孫寶寶大司農各有傳皆原本
仲舒云
初瑕丘江公授穀梁春秋爲博士而董仲舒善公羊
通五經江公吶於口與仲舒論武帝前論不如仲舒
丞相公孫弘亦本爲公羊是以穀梁不立而魯榮廣
皓星公二人從江公受焉廣高材多通盡師法與公
羊大師睢孟等難數困之由是沛蔡千秋梁周慶丁
姓頗復受穀梁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丞
相賢少府勝樂陵矦高三人皆魯人言穀梁本魯學
當立公羊齊學故不相說也於是蔡千秋爲即矣召

見說之帝愍其孤學且絕選郎十人從千秋受學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故諫大夫劉向從受之江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者積十年明習召五經名儒議殿中平公穀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多是穀梁大顯初燕大傳韓嬰爲韓詩兼通易而燕趙間獨好詩故傳詩而韓易獨傳貢禹於王吉同術學友善又操行同已朝廷推轂又同故世傳王陽結綬貢禹彈冠言取舍同也吉少時學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庭中吉婦取棗實啖吉啖之已知爲東家棗也立去婦東家聞婦以棗故去欲伐棗隣里共爲請乃還婦禹初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退歎曰冠一免安可復冠遂去官其同趣如此

孔霸字次孺　孔子十三世孫也謙退薄權勢常稱爵位過泰無德以堪帝欲致相位霸讓深至乃弗相賜爵褒成君蒙帝素服臨弔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列侯地餘官侍中至少府病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毋溷溷爲也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具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帝欲倚望之堪爲相望之

剛直堪公方自遂而帝惑於纔憨俱中廢自殺郎京生以易見親幸言災異屢效亦以讒見誅於是匡孔張禹之倫居高位徃徃自求容矣、

當是時褒成君孔霸少子光先師孔子世孫傳家學尊寵亦至丞相太師禹光皆謹厚通經術光質儉禹內多奢淫弟子彭宣恭儉有法度而戴崇愷悌多智禹心親愛崇而敬宣崇每候乃責師宜置酒設樂禹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伶管絃間作極樂乃罷而宣來見便坐講經義日宴設食不過豆肉巵酒未嘗至後堂及二人各聞知各自得也後禹阿王氏言災異陰爲王氏地光爲莽尊禮皆特祿保位爲容容被阿諛之譏史固曰其縕藉可也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而彭宣起博士至大司空會哀帝崩新莽得政以眊老乞骸失莽意冊免

論曰余讀匡丞相治性正家戒妃匹勸學疏以爲古經誥之遺也深美矣讀王司隸舉劾章曰是或一道也而難爲行令得行蕭太傅京生不先之乎乃論者以張孔容容疵經明無當於事行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孫寶侃侃道義自將鮑司隸及楚兩龔夫非經師耶抗義守死不汙撓何也大都西漢士務經術術以

從而立象雖性習人殊均之有意於古學云

東漢經學行義傳

劉昆字桓公 陳留東昏人少習容禮已從沛人戴賓受詩易王莽世以布衣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以素木瓠（可晒）葉爲俎豆桑弧蒿矢射兎首如儀觀者如堵墻守宰率屬吏造焉王莽聞而惡之以爲昆梁孝王胤聚徒衆行大禮有僭上心也并家屬繫治會莽敗乃免於是避地河西棲負犢山中建武初舉孝廉不行逃之江陵詔即拜江陵令縣數多火災火作昆向之拜輒降雨反風累遷弘農太守郡多虎行旅不通昆政先仁化三年虎負子渡河帝聞異之徵爲光祿勳召見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何修而致是也昆頓首曰偶然耳左右竊笑其質訥帝太息曰長者之言也命史書諸策詔授太子諸王小戴經無何請老賜洛陽第宅以千石祿終其身

杜林扶風茂陵人少好學沈深家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學林從學學益洽多聞稱通儒王莽末避地河西（道逢賊欲殺之林仰曰願一言而死賊曰何言林曰將軍不知有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過殘滅不道卒以破亡今將軍以數千之衆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之轍不畏人獨不畏天神乎賊心

動得釋　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以爲持書平辭強之不可囂意甚望然外示優容出令曰杜伯山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通順所志建武初弟成物故力請持喪歸囂大恨陽許遣而陰令刺客於道遮殺之客見林身推鹿車載弟喪行千里感歎不忍害比至拜侍御史引見問經書故舊及西州事帝大悅賜車馬衣被羣僚莫敢望河南鄭興事劉歆東海衛宏事九江謝曼卿曼卿傳毛詩作詩序善風雅之旨者也林遇興欣然曰林得君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果闇然服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寶愛之雖遭艱困常抱以自隨及是乃出示興等曰流離兵亂常恐斯文將絕何意復傳是道竟不墮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無悔所學於是古文遂行林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引進至大司空博雅多通稱任職焉

王良東海蘭陵人少好學王莽時寢疾不仕以尚書教授建武中起家拜諫大夫數納忠進止以禮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司徒史鮑恢以事至東海過候其家良妻被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

以爲婢使告之曰我司徒史也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若椽無書恢驚起拜歎息而去良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行過其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後連徵及以玄纁聘終不就

元和二年春帝東巡幸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有二人命儒者講論經義明日億入謝帝謂億曰疇咨之會於鄉宗有光乎對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私家獨蒙其榮帝笑曰善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

拜郎中

楊太尉震字伯起弘農人八世祖漢初赤泉侯喜也高祖敞昭帝時承相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居攝中與兩龔蔣詡俱徵遁逃免去震孤貧少好學明經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歎其遲暮而震志愈篤年五十始仕

鄭玄字康成　北海高密人少爲鄉嗇夫休歸輒詣學父怒之不能禁已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

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
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氏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
足問者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貴倨稱大師玄在門
三年不得見但侯高第弟子轉授玄業玄日夕尋誦
不解會融集諸生考圖緯須布算開玄善九章召見
於樓上玄因從質諸蓄疑融大驚服其攻堅爲悉精
告之問畢辭歸融喟然歎曰吾道東矣及黨禁作遂
隱居杜門時任城何休精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
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爲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以通
之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哉中興
諸儒爭論古今學不決至馬融答劉環玄答何休義
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大將軍何進辟之州
郡迫遣不得已乃往進禮待甚優爲設几杖玄以幅
巾見一宿遁去魯國相孔融深敬玄父事之屣屨造
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昏齊置士鄉越有君
子鄉皆異賢之意鄭君好學懷明德昏太史公廷尉
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而又商山四皓有園
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亦皆稱公人知公者仁德之正
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昏東海
于公僅一節猶戒鄉人修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

無駟馬之路乎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天下亂玄避地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數萬得之問知爲玄也皆羅拜約不敢入縣境

盧植字子幹涿人也少事馬融通今古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華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植受學積年未嘗流盼融深敬之歸閭門教授黃巾賊起拜北中郎將連破賊賊走保廣宗植圍攻士掾帝遣黃門左豐詰況軍或勸植賂之不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軍徵減死罪一等及皇甫嵩平賊盛稱植行師方略復尚書靈帝崩大將軍進召董卓誅中官植逆知卓凶悍難制固止之不聽卓入都官官將帝及陳留王出平津公卿無從者植獨夜馳至河上以從卓會百官議廢立抗言不可卓怒欲誅之以蔡邕力請乃免植懼終不免從間道亡去潛迹上谷中卒

論曰自先漢初經師淳質術業深遠而三全經之日遠業頗有諍論至東漢彌散家守章句固滯於所聞至康成博綜融洽乃後始有所統一也然是時經師

以守經訓爲道之所傳不反約於實踐世所名大師
專教授顧從於欲爲奢淫於是乎名節振而經乃下
衰悲夫

黃憲字叔度　汝南愼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
淑至愼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
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前至袁閎
所未及勞問逆謂之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
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
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共母問曰汝復從牛醫
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覩其人
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
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
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在吾不敢先佩印
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
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
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汜濫雖
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
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
不拒之暫至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
號曰徵君　史曄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

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
德而稱乎余曾祖穆矦以爲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
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
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幼喪父却贈賵稱財以送終
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善俱游學異國皆與歆
鋤園得藏金寧揮鋤不顧歆提而擲之蓋微不可掩
如此會世亂思避地聞公孫度威行海外與原及王
烈詣遼東依焉度虛館待之寧不就館因山爲廬鑿
坯爲室越海避難者多從之居寧務以德化鄰有牛

暴田寧爲牽牛著凉處收之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所居里會井而汲男女錯至爭汲有鬬爭者寧多買
汲器置井傍待之不使知已聞乃各相悔責居旬月
成邑於是講詩書陳俎豆節威儀明禮遜非學者無
見也風行遼東時避難者皆儗居郡南寧獨居郡北
若將終身焉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由是度安
其賢民化其德厚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心內不安
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招過之道
客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也在遼三十七年以朝命
後乃將家屬浮海還度康恭三世前後所遺皆受而

饋之不發視既西渡盡封歸之其介如此魏以爲太中大夫固不受久之華歆爲太尉讓寧徵爲光祿大夫勑青州給安車茵蓐吏護從道上續食至表自免歸

郭泰字林宗　太原界休人家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州縣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以斗筲故爲人役乎就成皐屈伯彥學三年業成博通墳籍遊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素亢守高慕用者鮮所容接見泰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關西及辭歸衣冠諸儒送之河上車數千兩泰獨與膺同舟而濟賓從望之以爲仙舟焉

司徒黃瓊辟公府太常趙典舉有道泰曰吾夜觀乾象俯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皆不應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黨禍作知名之士多被禍而泰以不爲危言激論與汝南袁閎獨免焉卒年四十八四方會葬者千餘人共刻石立碑蔡邕爲之銘稱其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潛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摛華乃尋厥根宮墻九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也邕謂人曰吾爲碑銘

多矣惟郭有道爲無愧色耳。泰性明知人儀觀魁偉好獎訓士多所成就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度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鉅鹿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爲有分決亦勸令學皆成賢儒陳留申屠蟠爲漆工鄢陵庾乘爲門卒自餘或出屠沽士伍因泰英之成名者甚衆郡學生左原以犯法見斥

林宗遇諸途勞之曰昏顏深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大鉏也卒爲齊魏忠賢君往事豈可悔哉勿恚恨責躬而已或譏林宗不絕惡人者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懷忿欲結客報諸生感泰言乃止賈淑性險仄爲邑里患泰喪母來弔鉅鹿孫威以林宗受淑弔怪之泰曰子原誠凶德然洗心向善矣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與其進淑聞遂自改成善士陳留史叔賓有盛名林宗謂之曰墻高基下雖得恐失後果以阿枉敗汝南謝甄陳留邊讓候林宗林宗謂人曰二子英才有餘惜不入也後俱不終濟陰黃允以

雋才知名、泰謂之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然當深自匿持。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悅之允聞而黜其妻、妻請大會宗親爲別、乃盡數允隱慝而去

同郡王柔偕弟澤問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通當以經術通、令違方改務、不能至也、已而皆然其識造如此

佗香陳留人純嘿有至行爲蒲亭長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弃歷年之勤乎且

毋養人遺孤不能成濟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用相見乎、母涕泣而起、香親到元家爲陳人論譬之、既福、元感悟、卒爲孝子、考成令主奠嚴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鸇之志耶、香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奠謝遣之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俸資香入大學

既至、與符融比舍融賓客滿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卿雖務學、何守之固也香正色曰、天子設大學。寧當使人但遊談其中耶。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泰。就謁請留宿、與語起拜牀下、

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宴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必免冠自責妻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不應徵辟卒於家

陳寔潁川許人也起單微篤學坐立談誦辟爲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寔知其非人懷檄入見曰此人不可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不可以塵明德請從外白署從之鄉論怪其非舉寔爲坐廢後倫徵入朝郡人士集送倫乃對衆言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容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頗以爲過此其過由故人憚強禦而陳君者所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聞者乃歎息服其德爲太丘長以清靜爲理以沛相賦斂違法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黨禁起餘人多逃匿寔先就獄曰吾不爲之先衆何恃乎。會赦出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郡國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獨弔焉後讓黨人以寔故多全宥寔居鄉平心率物有爭訟求判寔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歲飢有盜夜入室止梁上寔見之乃起自整拂召子孫列待正色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非必本惡

乃習以成性。遂至於此。如梁上君子者。是已。盜驚自投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君狀貌不類惡人。宜勉已反善。遺絹二匹。遣之。自是一縣無盜。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拜公府。辭欲表以不次之位。寔謝曰。寔孝絕人事。幅巾待終而已。

王烈字彥方 太原人也。少師事陳仲弓。敦義行。著信於鄉里。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遺布一端。謝焉。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過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劒于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劒。怪而問其姓名。不應。以其事告烈。烈使人迹之。則前盜牛者也。諸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途而反。或望廬而反。其感人至於此。

郝原故善飲。行學八九年。閱不飲。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饌之。原曰。本能飲酒。以荒業故斷之。今當遠別。可一飲。飲終日不醉。孔融爲北海相。敎選計吏。常盛稱舉曰。君子也。後恚望欲殺之。衆吏皆爲請原獨不請。融問之。對曰。明府於此吏愛之矣。而今欲

殺之愛之則引而方之子憎之則推而危其身舉之是則殺之非殺之是則舉之非明府何處焉遂去之遼東與同郡劉政俱公孫度畏惡政勇略欲殺政收捕其家人政既窘急投原曰窮鳥入懷匿之月餘東萊太史慈當歸以付之既而謂度曰前將軍欲殺劉政以爲已害也今政已去君之害已除拘政家奚爲度乃出之後遁還度覺之曰郎君所謂雲中鶴也非鶉鷃之網能羅矣既反國講逆禮樂吟詠詩書鄭玄博學洽聞註解典籍儒雅之士集焉原高遠清白顧志澹泊英偉之士向焉於是青州有郎鄭之學魏公

徠辟原東閣祭酒子倉舒卒傷之甚以原女早亡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非禮也原所以容於明公公所以待原以能守禮也若德明公之命而弃典訓明公何用焉操乃止操子丕爲五官中郎將衆附親賓客如雲原非公事無謁也太子使人微問之原曰臣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嗣子太子太息久之轉五官長史卒是時東郡張閣爲太僕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曰張子臺視之鄙樸人也然中心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而禍患亦當從何而來世有高亮如子

臺者皆力慕體之方之茂如也
論曰程淳公有言聖雖學作所貴者資黃叔度之資
淵乎其似道也管幼安成德爲行幾於閔冉矣林宗
不名一行博大勤誨誘善成人之美而達有轍轅周
遊之心焉大都東漢尚節行高者長厚篤淳國無道
而道存有以也夫

八編類纂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